

英 雄 少 年

耕 读 之 家 的 伢 子

在神州大地辽阔版图的南部，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群峦叠翠，碧水蜿蜒，在青山绿水中，镶嵌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块盆地。它就是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的湖南省。

湖南，简称湘，自古有“芙蓉之国”的美称。它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流注洞庭湖，再汇入长江，灌溉与航运便利。这方肥沃的土地上，不但盛产稻米、小麦、棉花、茶叶，而且蕴藏着金、锑、锰、铅、锌、钨和金刚石等丰富矿产，湘女那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珍品——湘绣，更令世人拍案叫绝。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这块丰饶的土地，不仅铸造了心灵手巧的人民，而且哺育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杰出英才。远的不说，仅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湖南，便涌现出了魏源、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和黄兴等一大批立志济世救国的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使得“芙蓉之国”这方古老的土地，得改良与革命风气之先！

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公元 1898 年 11 月 24 日）即湘籍改良派人士谭嗣同高吟着“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在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多天后，在离这位“戊戌变法”烈士家乡浏阳不远的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从湖南省首府长沙向西南方向大约走七八十里，便进入了望城、湘潭和宁乡三县交界的一片肥沃的丘陵地带，刘少奇的诞生地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就位于这片丘陵的中心。炭子冲是一个介于盆地和山沟之间大约有两里长的小山冲，从冲尾到冲口象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冲口外阡陌纵横，田园一片。

炭子冲的两侧山丘绵延起伏层峦环拱堆青叠翠林木繁茂。大自然的慷慨，雨露滋润，使得这个小山冲里密密地长满了松树、杉树和各种杂木树，在树林的底层，又生长着荆棘等低矮灌木。据说几百年前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并靠此营生养家糊口久而久之炭子冲便因此而得名。

在炭子冲东侧的山坡下，坐落着刘家老屋。这是一座当地庄户人家的典型农舍，十来间土墙瓦顶的房舍，曲折围接成几个小巧的天井。从槽门过小坪升阶而入由中至右依次便是正堂、正房、卧室、饭厅、烤火间、猪牛栏等。屋门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池塘的北面，宽厚的塘基上，十多棵一抱粗的枫树并排而立，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的屏障。每到春夏，这一排大树枝繁叶茂，把刘家老屋装点得郁郁葱葱。

1894 年 11 月 24 日，当刘少奇在这座老屋中降生时，他

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届中年。中年得子，这对于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农家来说，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十分重视劳动力的繁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法观念极浓的封建社会，从圣人那里开始便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生儿子、续香火看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目标。因此，刘寿生认定小儿子的出世是他的“福气”。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小儿子的降临人世，刘寿生一门可以称得上“人丁兴旺”。于是，按照刘氏家族规定的谱系，刘寿生将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后，因而又被家里人称为“九满”或“九伢子”。“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参加革命之后才起用的。

根据刘家的族谱记载，刘寿生家的祖籍并非湖南，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吉水。远在明朝中叶，刘家先人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益阳的知县，刘明显夫妇也随为官的儿子来到湖南，定居于宁乡城南茅田滩。后来，刘宝的儿子刘邦益的后代又迁居于炭子冲，在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躬耕生息。

从族谱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迁居宁乡后的刘家，虽然算不上是显宦大户，却也是家道殷实的富足人家。先辈们辛勤耕作，发奋读书，恪守着“耕读”的祖传家训，在当地颇有些声望。清朝康熙年间，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作序时，就对刘家的风范大加褒扬：“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

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这位封建社会的官吏到底还是有几分眼力，以“耕读传家”的这户普通农户，在第十三代上，真的出了刘少奇这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他在炭子冲支撑门户时，祖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田产。于是，刘再洲就近租种了一片田地。他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精耕细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烟叶等经济作物。苦心经营的结果，使得刘家逐步殷实起来。

到了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之后，继承了父亲的传统，辛勤耕作，发展家业，使得刘家炭子冲的田产逐渐增加到六十亩，并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七间新房。刘得云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很得当地人的敬重。每逢荒年紧月、青黄不接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将自家余粮拿出来周济附近的贫苦人家。

刘得云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秉林，小儿子刘寿生，即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不仅种田是把好手，人也比较开明，是刘家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刘寿生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的家风，他能写会算、办事公道，深得乡间邻里的尊重。与父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攒钱财、购置田产、扩建房屋，而是把财力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他的四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至四年私塾。由于孩子多，弟弟妹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哥俩不得不中断学业，较早地担负起了家庭劳动的担子。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锻炼得写算俱全。刘寿生去世后，十九岁的

刘作衡便成了全家的总管，安排农耕，筹划经济。

对于九伢子，开明通达的父亲更是充满了慈爱和希望，他着意要让小儿子多读几年书。刘寿生病重去世前，曾对几个年长的儿子交代，要让九伢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可以做一个济世救人的中医医师。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旧中国，刘寿生虽然接受的是比较落后的封建教育，但他自己却有着一套耕读兼备的教育方法。一方面，刘寿生不惜钱财，将自己的儿子们送入私塾读书，习读“圣人之道”，懂得“子曰诗云”，学会赋诗作文打算盘；另一方面，则严格要求他们参加田间劳动，掌握耕作、治家的全套本领。刘少奇几乎是从懂事起，便随着哥哥姐姐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甘甜。

除了父亲之外，对刘少奇少年时代影响最深的，要数他的母亲鲁氏。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出生在离炭子冲仅数里之隔的顾庐塘一户农家。外祖父鲁桂和，也算顾庐塘一户富裕人家，拥有田产三十亩，另租种别人的二十亩田地。他育有四子三女，刘少奇的母亲，是鲁桂和最小的女儿。鲁氏虽然没有读过书，却长得聪明伶俐，而且身体强壮，十分能干。自打嫁到刘家之后，便挑起了料理家庭的重担，里里外外不论粗活细活，她都是行家里手。因此，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刘寿生的“内掌柜”，整个家庭的主心骨。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作为家庭主妇，将儿、媳、孙在内的十多口人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够主动协助丈夫，分担一些农田管理、雇请帮工和子女教育等事项。刘寿生过世后，鲁氏坚强地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她含辛茹苦、克勤克俭，依靠着几个逐渐成年

的儿子，沿着生活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几年后，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家业不但没有凋零，反而渐渐地兴旺起来。母亲的勤劳、坚毅和任劳任怨，在刘少奇幼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慈爱且家规严格的中国传统农民家庭中，刘少奇受到了慈爱亲情、严厉家规和躬耕劳作的多重熏陶。

少儿时的刘少奇，虽然身子骨长得比较瘦弱，却十分聪明、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湖南土语，即家庭中最小的儿子），因而常常受到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钟爱。有时候，为了照顾“九满”的身体，母亲特意为他蒸一碗腊肉，或煎上一个荷包鸡蛋。对于这份自己单独享受的可口饭菜，他总是要和母亲、哥哥姐姐们分享。孩提时的刘少奇虽然受到宠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娇惯。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跟着哥哥们到田边山脚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或者帮助父亲和母亲到稻田菜园子里除草捉虫。年岁稍长，九伢子便和其他邻家孩子一样参加各种劳动。门前屋后，炭子冲的岭上岭下，到处都留下了“九满”孩提时欢蹦跳跃的足迹。

庄户人家，每到农忙季节，常常是全家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与老天爷争农时。到了这节骨眼上，全家壮劳力一概下田耕作，妇女们便在家中烧火做饭，照料吃喝。水稻插秧季节，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了，全家年龄最小的九伢子也闲不住，跑到田间去端茶水、送汤粥，十分活跃。禾苗长起来时，到水田里去除草，这是刘少奇能够做而且是做得最多的一种农活。6月的天气里，长时间的站在没膝的水田中躬腰除草，这

是需要体力和毅力的。每逢这种时刻，刘少奇总是和他的哥哥们站成一排，伸出稚嫩的手，并肩向前。汗水从眉梢间往下淌，禾叶、野草划得皮肤又红又痒。正是在这种平凡而又艰辛的劳作中，刘少奇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私塾启蒙教材《三字经》中曾经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其中的道理虽不尽然，但却承认家庭、社会环境对少年童稚心理、习性的影响。刘少奇出生于这样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中，父亲的爽直、忠厚、知书达理而又躬亲劳动，母亲的坚毅、干练、任劳任怨又有条不紊，哥哥姐姐们的勤勉努力，这些勤劳、节俭、忠厚、豁达的家风，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入 塾 读 书

1906年，九伢子已经八岁了，思想开通的父亲刘寿生，将他送到离炭子冲三里远的柘木冲一家私塾里读书。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制度十分落后。九伢子被送去读书的学堂，并不是现代人们所看到的那种正规学校，而是一种私人开办的学堂——私塾。这种私塾，在广大的乡村中，尤其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区，是教人读书识字的主要方式。而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仅在一些大城市才有，且学费高昂。这种中国传统式的“学堂”，一般都利用祠堂、庙宇或私人房屋作为校舍。私塾仅设一位教师，称为先生。这种“学堂”里，根本谈不上使用科学的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经典性论著或作品为教材，而作为学生初入学的启蒙教材，则

千篇一律地使用《三字经》、《百家姓》。

九伢子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便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开始的。

柘木冲与炭子冲两个屋场遥遥相对，中间隔着一大块水稻田和一条小河沟，约摸有半个钟点的路程，这对于经常参加农活和善于奔跑、嬉戏的九伢子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

在柘木冲私塾中教书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叫朱赞庭。朱老先生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人品端正，很受邻里乡间人们的尊重，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朱五阿公。

当时，朱老先生的家境也不富裕，全家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农田的收获，而教书得到的微薄收入，仅能补贴一点家用。他的四个儿子，读的书也不多。来到朱五阿公私塾中读书的，大都是附近的一些家境一般的农家子弟，总共有三十来人。

在朱五阿公收授的这一群农家子弟中，初来乍到的刘少奇显得沉静文弱。他头戴小帽，身着马褂长袍，脑后一根长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这一身打扮，虽然与九伢子那童稚的脸庞和神情不太协调，倒也显得朴素、大方、整洁。在那不起眼的小书箱里，工工整整地放着课本、笔墨纸砚。书箱中还有几样小巧的工具：凿子、剪子、小刀和小锤子。每逢课外或者做完功课，九伢子总爱默默的搞上一点小制作，用树根雕刻一个陀罗，或者用剪刀剪出一只飞鸟。这些小小的手工艺品，虽然形象不是那么逼真，手工不是那么精湛，但它毕竟体现了一个充满稚气的少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盼。除了这些手工制作以外，九伢子最大的爱好是与小伙伴们玩上几盘铜钱棋。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句话对于求学中的

学子来说，再贴切不过了。在柘木冲朱五阿公的私塾学堂里，九伢子以其品学兼优，最得朱老先生的喜爱。

柘木冲的私塾，就设在朱赞庭的家里。朱老先生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果树。一到夏末秋初，树上的累累果实进入了成熟期，红盈盈的石榴、黄澄澄的梨子垂满枝头，逗引得孩子们馋涎欲滴，手心发痒。一些把持不住的顽皮“崽”们，便乘老先生看不住时，偷摘果实。调皮学生“崽”们的恶作剧，常常惹得老先生发脾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朱老先生发现：在所有学生中，九伢子的自我克制能力最强，从来不参与调皮学生的恶作剧。于是，待果实成熟后，朱赞庭特地摘了两个火红火红的大石榴，奖给了遵守纪律的刘家九伢子。

九伢子十分恭敬地从老先生手中接过石榴，他手捧红艳艳的果子回到了教室中，用自己的小刀将石榴切成了一瓣一瓣的，然后分给周围的小伙伴们。一时间，伙伴们高兴得叽叽喳喳，愉快地分享着九伢子的奖品。

这一举动，使得在一旁观望的朱老先生大为感慨。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希望学生们都成为谦谦君子。朱老先生因势利导，从九伢子分石榴讲到孔融让梨，语重心长地启发学生们，要树立做人的美德，要有关心他人的品格。朱赞庭的这种随机教育，入情入理，深深地打动了私塾学堂中的孩子们，也在九伢子那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几十年之后，已经成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经十分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

一年后，九伢子转到了离炭子冲不远的罗家塘私塾继续

念书。罗家塘私塾的先生也姓朱，叫朱熙庭，是刘少奇父亲刘寿山的朋友。朱熙庭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整天‘之乎者也’”却不善持家。而在当家理财方面，刘寿生却是行家里手。于是，朱刘两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刘寿生经常出入朱家，为朱熙庭谋划家政；而朱熙庭则接受刘家九伢子到自己的私塾中学习。

到罗家塘私塾学习不久，九伢子便以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优良的成绩为先生和同窗们称道。

在旧中国的私塾里，先生们灌输的学习内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一般来说，作为学生发蒙的第一步，照例是先学《三字经》、《百家姓》然后接着学《论语》、《孟子》和《诗经》等。这些时代久远、内容艰涩的“古董”课程，对于八九岁的蒙童来说，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十分简单，一律是读、抄、背、默。读就是由先生带着朗读；抄，就是将读过的课文，照葫芦画瓢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下来，然后便是背诵、默写。

一般来说，这种艰涩的文字和极其死板的教授方法，往往因为其乏味而引起学童们厌倦，把坐板凳视作苦差使。但是，对于这种苦差使，九伢子竟是那样地忘情和乐在其中。他生性好静、好读书，就像海纳百川一样，恨不得把无数如涓涓细流的知识吸纳到自己脑海里。他不仅专心诵读、努力记忆，而且还尽力照着理解的内容去做。对于课文中的一些颇具思想性的警句、格言，他熟记于心，并时时用它们来砥励意志、发愤学习。因此，每天先生规定的功课，到散学时，他总是第一个完成。考试时，他也常常得第一。

在罗家塘私塾学习的生活中，九伢子发扬了柘木冲谦谨恭让的习性，与小伙伴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由于罗家塘距炭子冲有一段距离，所以，刘少奇每天都带午饭在私塾里和同学们一道吃。有时 父母亲疼爱满崽 在他的饭里放上几块腊肉、熏鱼，好让他吃得饱一点，增加一些营养。在私塾中与小伙伴们共进午餐时，九伢子总要把自己碗里的好菜分给伙伴们一口。

九伢子在与小伙伴们相处的私塾生活中，除了不吃独食而外，在学业上也常常帮助他人。有一些生性顽皮的伢子，读书不肯用功，上课时常常东张西望，没有认真听先生讲课。于是，一到人人过关的考试时，这些顽皮崽们，不是认不得学过的生字 便是背不出学过的文章 惹得先生吹胡子、瞪眼睛。对于这样的学生，朱熙庭大张挞伐，除了用教鞭打手板心以外，还要罚顽皮崽 们在孔老夫子的牌位前长跪反省，喋喋不休地骂这些孩子是“木脑壳”。

先生的责罚，有时候过于严厉，也挫伤了一些学生的自尊心。就是对这样的同学，如何承表现出同情和关心，他常常乐于帮助这些学业上滞后的同学而那些顽皮崽们也愿意救助于这位忠厚的伙伴有时为了几，生字、几段文章，刘少奇沉住性了，一遍又一遍地亲自带读教写，直到伙伴能够过关为止。对于个别因受责罚面自认为“木脑壳”的同伴 他摸着对方的头 十分诚恳地说：“你这里并不是‘木脑壳’呀 只是现在还冒（没有）用功呀。”与他同入一所私塾的一个堂兄，学习不用心 贪玩、逃学 刘少奇就用《三字经》上勤奋学习的故事和道理去劝导他，使得刘少奇的这位堂兄在学习中大有进步。

少年刘少奇除了在学业和为人处事上能够尽其所长而

外，在课外的生活中，也能够同学在发挥主心骨的作用。他和小伙伴们一块上学下学，一块游戏玩耍，共同享受着童年的乐趣。

每天上学的路上，九爷子和几个小伙伴们翻过炭子冲西山坡，总要经过一个叫柁木塘的山坳。在这个山坳中，住着一户钟姓人家。这家养了一条恶狗，经常在林间小路上狂吠咬人。一次，九爷子放学回家从此经过，冷不防被树林里窜出的恶狗咬了一口。受到这次突然的袭击之后，九爷子和小伙伴们商定，要教训一下这只乱咬人的恶狗。一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们绕道回家拿了扁担、柴刀等“武器”，按计划来到了柁木塘的山坳间小路上。几个人故意又说又笑，拨弄着树枝，准备将狗引出来。

“汪、汪、汪”随着一阵阵由远而近的狂吠，那条恶狗果然从林子里窜出，向小伙伴们扑来。面对着狂吠而来的恶狗，小伙伴们立即分散开来，操起扁担、木棍和柴刀向恶狗打去。狗毕竟比孩子们动作灵活，小伙伴们扁担落下去的瞬间，狗已经从面前窜到了背后，情况十分紧张。伙伴们见手中的“武器”不奏效，便从地上拣起石头来砸。谁知石头扔过去后，恶狗机灵地一闪，然后一口刁起石块，示威似地狂叫不止。正当小伙伴们没奈何之时，只见九爷子一声不响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嗖”的一声扔了过去。望着飞来的黑东西，恶狗照例一闪身后，猛地用嘴咬住黑乎乎的东西。突然，奇迹发生了：恶狗咬住了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后，像着了魔似地“吱、吱”尖叫，遍地乱打滚，随即便夹着尾巴溜走了。

小伙伴们不解地望着刘少奇，探询道：“九哥，你扔过去的

是什么家伙，有那么神奇，居然将那恶狗给制服了？”刘少奇诡秘地一笑，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猜猜看！”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猜了半天，始终未得要领。刘少奇见众人一时猜不出，便笑着解释道：“那是一个刚刚用炭火烤熟的芋头！”伙伴们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经过高温烧烤的芋头，外头又黑又硬，里面则又烫又软又粘，恶狗一口咬住它，吐不出、吞不下，烫得满地乱打滚，岂不快哉！

“刘九书柜”

1909年，十一岁的刘少奇来到离炭子冲十余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屋，而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封建大户洪家的宅院。这所宅院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尤其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更是气势不凡，显示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洪家不但是当地有名的封建大户，而且是科举出身，书香门第，好几代人在外做官，因此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使幼子洪赓扬得到良好的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读过师范学院、具有一定新知识的先生——杨毓群，到家里来开设学堂，并招收方圆十多里内品学兼优的孩子来一块读书。

洪家开馆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炭子冲刘家的注意。洪家乃是全县有名的大户人家，对开馆聘师的条件十分挑剔。而所选中的老师杨毓群，亦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先生，不但中国传统旧学的根底深，而且对现代科学知识也有了一定了

解，所以，附近一些人家的子弟纷纷慕名前来求读。刘少奇在得到父母和兄长的同意后，经熟人引荐踏入洪家大门前来应试。通过面试，洪家谢绝了其他求学者，而独独收下了刘少奇。试读几个月之后，洪家正式认可了九伢子的伴读资格。洪家幼子洪赓扬的母亲让儿子与刘少奇以兄弟相称，并按当地风俗结拜为盟兄弟。

洪家是书香门第，近年来渐受一些西方文化的浸润，日常生活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事物。再者，杨毓群先生学贯中西，又对现代新式教育有所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因循守旧，这使得九伢子耳目一新。

在诸多新的体验中，最让九伢子感到新鲜的，是课堂上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诵读“四书五经”了，而是由杨先生教授国文、算术和自然知识。国文课的内容，虽然还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并不天天是千篇一律的“子曰诗云”，而是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等。这些富有哲理的故理，不但生动有趣，而且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活中的常识和道理，使得刘少奇那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启迪。

学习中，杨先生新的教学方法更令九伢子感兴趣。以往在柘木冲、罗家塘的私塾中，九伢子见惯了先生们耳提面命、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学生稍有调皮行为便打板子。在洪家大屋学堂上，杨先生并不是靠训斥和打骂来督促学生学习，而是凭借生动有趣的讲解和以丰富的知识来吸引学生的兴趣。这种方法，少了一份强迫，却多了一份“磁性”，把师生间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显得生动活泼。因此，在洪家大屋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少奇学到了许多过去古书上所没有的新知识。

到洪家大屋不久，九伢子便有一个重大发现。他看到，洪家的姑娘们不仅没有像普通农家女那样紧缠双足，而且显得落落大方，几乎和男人一样。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受到歧视的。连孔老夫子都讲“唯小人和女子为难养也”。因此，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承担生儿育女、侍候丈夫、孝敬公婆和繁杂的家务劳动，不得抛头露面，连有身份的人都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除了社会地位低贱外，妇女还受到封建礼教的肉体迫害，缠足便是典型一例。一般来说，女孩子从五六岁起，就开始经受缠足之苦，用布一层又一层地将稚嫩的小脚捆绑起来，以强制力来限制双足的发育。久而久之，双脚被裹得一丁点儿大。缠足之风，不仅给女性带来一生的痛苦，而且对成年后的劳作和行动都造成极大的困难。可是，封建社会却对这种礼教大加推崇，封建文人、士大夫以及官僚们，还以妇女的“三寸金莲”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极尽摧残女性之能事。

在炭子冲的家中，九伢子亲眼目睹了几个姐姐的裹足之苦，体会到了母亲于蹒跚步履中操持家务的艰辛。然而，由于受到环境和眼界的限制，九伢子并没有对这种“天经地义”的现象提出过疑义。可是，洪家大屋的亲见亲闻，开阔了九伢子的视野，促使他开始思索。

“要是天下女人都不裹足该有多好啊！这样的话，姐姐可以少受痛苦，母亲可以少受劳累。”刘少奇这样想着，可是洪家的女子为什么可以不缠足呢？可见，天下事只要用心努力去做，是可以向着美好的方向变化的！终于，九伢子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洪家女孩子能够做到，那么，经过努力，普天之下的女

孩子都有放足的那一天。

刘少奇在洪家大屋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他就像一棵久旱逢甘霖的小树苗，贪婪地吸吮着这里所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新知识、新气象。可是家庭境况的差别也给个性要强的九伢子带来了一丝淡淡的惆怅。洪家是宁乡县有名的富户，家有良好的田数百亩，祖上几代做官，屋内仆役成群，洪家老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为什么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用去看牛、割草？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为什么这老老小小一大家人不用种田却比种田人家生活得好呢？”刘少奇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答案。在读书生活中，刘少奇与洪赓扬相处很好，洪家和杨先生对九伢子也十分热情，不当外人看。但是，一种农家孩子的自尊，使他感到自己和这个封建大家庭之间的差距。因此，每当学业之外的闲暇时间，一种孤寂的感觉便萦绕在心头。他想念自己辛勤劳作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想念那些一同读书、放牛、打恶狗的小伙伴们。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虽然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却有些古板。他竭力主张孩子受教育，却认为应该专读“四书五经”之类中国传统典籍，对一些刚刚传入国内的人文科学知识不以为然。一天，刘少奇回到家里，向父亲和哥哥、姐姐们讲起在洪家大屋的所见所学，并生动地学老师叙述了一个“拔苗助长”的故事。九满眉飞色舞地讲着，哥哥姐姐们饶有兴趣听着……父亲对此却另有看法。他对于满崽在洪家学习一些算术和其他常识还表示赞成，可是，对杨毓群不重视教习“圣人之言”很不满意。于是不久，刘寿生便让满崽停止了在洪家大屋

的学业。

辞别洪家大屋后，九伢子带着与洪赓扬依依不舍的心情，转到离炭子冲八里地的花子塘寄读。花子塘，是刘少奇二姐夫家住地。二姐对人慈祥和蔼，九伢子寄居在这里感到比较自由，并且他习惯于姐姐家这种勤劳节俭的农家生活，同小伙伴们玩耍在一起，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刘少奇离开洪家大屋不久，父亲的肺病发作了，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1910年的6月25日，父亲病逝，悲痛之中，九伢子又患上了痢疾，大病一场。

养好病之后，九伢子执意要求回到花子塘二姐家继续读书。花子塘的私塾先生叫杨寿吾，是个比较开明的人。杨先生除了教一般的经书以外，也对学生们讲述一些秦汉以来改朝换代的历史故事，间或夹杂一些野史轶闻，使得课堂上的气氛不显得沉闷。

除了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而外，杨先生的功课，以教授《左传》为主。《左传》也称《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轻丘明所撰，是一本解释史书《春秋》的著作。该书记述了大量古代史料，文笔生动，描述战争场景与人物活动更是精彩，是古代史学与文学的名著。学习《左传》比过去私塾先生教习的内容有所加深，但毕竟比不上洪家大屋那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杨毓群。尽管如此，九伢子仍然十分勤奋地学习，特别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随着学业的长进，单调而又十分局限的私塾，已经不能满足九伢子旺盛的求知欲望了。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同窗周祖三家是他经常去借书的地方。